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三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規諫第七

後魏郭祚為黄門侍郎時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宫祚對曰陛下聖鏡照臨掄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

讓朕欲别授一官頃之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産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迴不能復決不换彪官也

李冲為侍中時車駕南伐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别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三州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克城則遣冲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羌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兹未已今復預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

猶驚駭脫終攻不尅徒動民情連結勢援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為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郡賊之中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志在吾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

所臣十分而九所有未民者惟漢北之與江外耳覆之在近豈急急于今日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為吞并之舉今鍾離壽春密邇未拔堵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尅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越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中土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没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

此而論不戍為上帝從之

高閭為中書令時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先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歸心于國無用發兵遠入費

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乇軍聚費于何不用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掃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後閭為相州刺史時孝文遐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得已請遷于鄴孝文頗嫌之南齊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洛陽草剏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帝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後又上表曰

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服干命則審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尅敵人之力有所長短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彼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内逼又彼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

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歴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鬭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邊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邊雖有暫勞之勤有永逸之益如其一城惠及百

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内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猾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氣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

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軍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勑臺北諸屯倉庫隨近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漢北北狄若來拒之與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日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

遊防之若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
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
備其利四也歲甞游運永得不遺其利五也又任將之
道特須委任送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之事有利輒決
赦其小過安其大功足以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
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度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
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
具卿安邊之策此當與卿面論後又上表曰奉癸未詔

書以春秋少雨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
已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慮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
書極陳損益深恩被于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
天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
睿哲賛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于
上九功咸序于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
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飭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
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

理之懼蒸民之姦軌置隣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禄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窮恤獨開納讜言抑絶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為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叙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於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於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

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孝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慇懃引過事邁前王徙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為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理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為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念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

雲中平城之倉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
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邱下館之粟以救其乏以安慰
孤寡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益其處
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道路資其東西隨豐迎
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為患苦又聞常士困則
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
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勅外牧又一夫幽枉
王道為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然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

折庶獄者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務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勅有司依此施行出為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孝文攻鍾離未尅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壐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尅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

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無非大舉興發後時本為迎降戎卒實少兵稱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澗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迴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人攻而弗尅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士不闢一壥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根源不塞根不拔雖翦枝竭流終不可絶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尅其一

而留兵守郡不可自令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自固多留衆運糧難可克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繇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業舟船素蓄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為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

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尅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流方降兵刃既交雖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渡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于伊洛蓄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閭朝

於行宫孝文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决征但兵士已集恐為幽王之災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于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元所獲定縣晚一月日故也閭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縣兵少故也且徙都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當從容伊

遷優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輯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顧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畧亦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曰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為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此非近中國乎

朱延雋為中書侍郎宣武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雋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嬀舜體道墳典作聖漢光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講代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冰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坐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範六籍軌俗之本盖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

必須先粗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玄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

韓麒麟為齊州刺史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官士人沉抑乃表曰齊士自屬偽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里自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寄闕任不聽士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官州郡局任甚少沉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為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官員廣延賢喆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上庶或在兹

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南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大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刈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均賞寔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遇害穀價踴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

五昧旦憂勤思恤民獘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蔑以為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富貴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而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

為格式令貴賤有别民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廵行臺史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于流亡矣往年校比戸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僅可給俸畧無入倉雖與民為利而不可久長脱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减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則民無荒年矣

甄琛為河南尹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

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憤發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以來天下轉廣四方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却害不絕此由諸方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撿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禮尉即攻

堅之利器非真剛精銑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鈆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理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不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鄉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或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明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游附黨連群陰為布刼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令難彼易此實為未愜王者立法

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是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人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遷下品中應選之者進而為之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勲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請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巷

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

游肇為侍中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古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向化者惟假官號真偽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趨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

蜀之畧頗俟後圖宣武不納又肇為黄門侍郎時盧昶在朐山肇諫曰朐山蕞爾避在海濵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如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愚臣謂此言可許朐山久悍危獘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捐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宣武

將從之尋而沮敗

陽固爲治書侍御史時宣武廣詢得失固上讜言表曰

臣聞爲理不在多方在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

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

衡親宗室强榦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

野無遺才朝無素飡孜孜萬機躬親庶務使民無謗讟

之響省傜役薄税斂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商絶

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

饑寒之若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
修甲兵習水戰𣙜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
七十二君之徽號恊問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志
上與三皇比隆下與武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里識昧
言不及義屬聖明庶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
究察
封回為都官尚書靈太后臨朝詔百官問得失群臣不
敢言回對曰昔孔丘為司冦七日而誅少正卯魯國肅

然欺巧自息姬旦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隆徐偃專行仁義其國乃滅自古及今未有不勵威刑而能治者頃來頗由長吏寛大侵剝百姓盜賊群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太后意納之而不能用

路思令為尚書右侍郎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别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克定至于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禹稷之輔得其人也

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為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甚難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效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于御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及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強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

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于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刑賞善惡蒐徒簡卒練兵習武甲窒弩強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彼叛逆之豎豈異礪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

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

王椿為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曰伏奉詔書以風雹厲威上動天睠訪讜辭於百辟詢輿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絲綸祗承兢感心焉靡厝伏惟陛下啓籙應期馭育萬物承綴旒之難運纂纖絲之危緒忘飡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臨悠兹荼蓼永擠溝壑而滄浪降戾作害中秋上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者為號令皇天所以示威雹者氣激陰陽有

所交爭殆行令殊節殊忽失中之所致也昔澍雨千里寔緣敬祀之誠災星三舍寧非善言之力譴不空發豈謬應誰謂盖高實符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士慎舉審官擢滯申寃振窮省役使夫邱樊林藪之彥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圜土絶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巖巖廊署無不遇之士忪忪懔獨荷酒帛之恩則物見昭蘇人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論鴻雁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忭

李瑒字琚羅為高陽王主簿于時民多絕戶為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迹用既殊區流以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豈能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滅大倫且闕王貢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為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夫君

子無故不游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將禮咸秩
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于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
觀射游苑躍馬騁車危而非典宣清蹕之意殖不思之
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禄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
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
内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永祇劫之果
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
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禮親紆朔

望之虔釋典成均竭力千畝明發不昧潔誠禋祼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繇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巳典之構務從簡約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況今南服未靜衆役乃煩百姓之情多方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慈孝比屋而是沙門矣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都統僧暹等忽瑒

鬼教之言以瑒為謗毁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為訾毁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王五帝皆為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曰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為教者正可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

為允然不免遲等之意猶罰瑒金一兩

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以復徵綿麻上奏曰伏聞尚書計奏復徵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但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税綿八兩布上税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薄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

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于上億兆樂于下故易曰悅而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玆以降漸漸長濶百姓嗟怨聞于朝野伏惟皇太后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㪷大革其所弊存其所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幅易言民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誥追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

中大布綿麻而群臣共竊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
今宮人請調度造衣服必度忖秤量絹布匹有尺丈之
盈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夫無益之貨勿重
于時虧德之器勿陳于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為治
之要在于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
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為治者貫魚以次任必以
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
官得其才用當其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

仁者遠則庶事康哉民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史官
尅日蝕預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
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㪷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
聽輿言察怨訟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
疑四曰興滅國繼絶世勲親之胄所宜收叙正光中詔
遣楊鈞送蠕蠕王阿那環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
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為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
施為功非類則不從故能遂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

陛下聰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搆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已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勍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惟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

行匈奴中季布以為不可請斬之千古以為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小邾國而有懸胄之舉今蠕蠕喪亂後主既立雖云喪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卞莊之高畧所以獲兩虎

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為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並興大衆脫狂狡搆問于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環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丈書所經過不敢不盡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自滅之形可以為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靜四境混一之期坐而致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

智顧以呈獻表奏詔荅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况那
環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
喪有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謬
此送彼迎想無拒戰國宜表朝策已深決卿深誠厚慮
朕用嘉哉但此叚機畧不獲相從脱後不逮勿憚正言
樂運為萬年縣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既至高
祖謂運曰卿來日見太子否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
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

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惟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輔弼之仍超拜運京兆郡丞宣帝時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當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為害罪雖

大當緩赦之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傳天大赦之文逮茲末業不師古訓無益於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有云惟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盛世之所宜一大之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

北齊唐邕為侍中從武成帝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

責虞候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以為若非酒行戮族誅人無所怨假使有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横議洪因得免死

王紘後主時為散騎常侍武平初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中男強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己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

後周樂遜為左光禄大夫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于政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歲責有成益謂猛濟為賢未甚優養此政既成後者復然夫政之正民過急則刻薄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改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

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至于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
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
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本楚子誨之曰無適小
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
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塗炭之後當慕息肩
若不布政優優閭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就歸樂土
其二省造作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教盛貴勢之家各
營第宅居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尚澆薄使禍

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廷器服稍華百工造作盡務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凋獘漢景有云黄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以二者為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用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為務使國儲豐盈大功易立其三明選舉曰選曹賞録勲賞補擬官爵必

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禄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選曹不取物望若方州列郡自可內除外付曹銓叙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禄為重撿身履行以募脩為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悦其四重戰伐曰魏祚告終天眷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改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碁劫相持爭

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含小營大先保封
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為輿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
已多詩云得則不競何憚于病惟德可以庇民非恃強
也夫力均勢敵則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
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
寛仁彼為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傍流人思有道然後
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禮人有貴賤物
有差等使用者節品類有度焉后為天下母而身服大

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厲俗也比來富貴之家為意稍廣無不資裝僕隷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炫曜街衢乃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嘉賞有逾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清德必其儲蓄之餘孰與矜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

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為未盡何者取人愛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黎季明武帝時為外史大夫保定三年戚營宫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僚極言得失季明上書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大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群生覲禮百神未敢豐洽者豈誠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錯失中倘邀斯旱春秋君舉

必書動為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少水谿澗水絶五行傳以為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

作誠倘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荅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昇可覬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昇民將無覬如又荐饑為慮更甚是時豪富之家競為奢侈季明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寛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揺招東指天下識其春

人君而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宇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微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者亢旱逾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克己節用慕質惡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于衢路綺縠猶侈于豪家短褐未充于細民糟糠未厭于編戶此則勸道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德齊之以刑風俗固

難於一矣昔文帝集尚書之囊以作帷惜十家之産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宮室之飾不如婢隷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今夫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洪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于時虧德之器勿陳于側則民知德矣

盧愷為内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勑諸屯簡老牛欲

以享士愷進諫曰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
明勑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册府元龜卷五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章玉植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規諫第八

隋于宣敏開皇初為奉車都尉使奉撫慰巴蜀還上疏曰臣聞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疎骨肉遂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于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

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卭僰南屬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于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各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

姦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炤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輙申管見戰慄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頬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蜀
何妥為通直散騎常侍納言蘇威兼領五職高祖甚親重之妥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又上八事以諫今所載者四事而已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

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於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志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屈抑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

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定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必有怨恨則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謂八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

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彦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傅説之能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惟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蹶蓋此之由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為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絲掌使各行有餘力則

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曽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令復轄鑠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使自誇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

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昔傅巖渭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衜之柳彧為治書侍御史見高祖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誡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

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
聽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
天旨聞奏過多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纖微之物一日
之内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中未寢動以文簿憂
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以養性
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憂勤之理若其經國大
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
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高祖覽而嘉之

楊尚希為上儀同高祖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事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帝歡然曰公愛我

張羨仕後周為司城中大夫以年老致政高祖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荅之

裴肅仁壽中為貝州長史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

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勲佐命
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皃瞰高明世彦俊異側目求其
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録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
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
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
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
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
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

蘇威為民部尚書兼納言文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召威及高熲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朕憂懣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險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進曰周文修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星退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阻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又從煬帝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揚元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

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元感麗跡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寖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竟不悟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賊不止士馬疲敝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之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

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上遺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

唐孫伏伽萬年縣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諫其一曰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

不陷於不義故曰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為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高夏禹窮侈其慾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戶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嚴公之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搖動者乎所以前朝好為變更不師古訓者止為天誘其咎將以開

今聖唐也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蒐狩須順四時既代天理安得非時妄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鷂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
願陛下察臣愚心則天下幸甚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
正聲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
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
云擬五月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
非貽厥孫謀為後代法也故書云無以小惡為無傷而
弗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聲遠佞人又云
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

請竝廢之則天下不勝幸甚其三曰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也故書云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亂斯在所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義之人乃先來無賴家門不能邕睦及好奢華馳獵馭射專作慢遊狗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為也臣歷窺往古下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為

左右之亂也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為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大悅以為治書侍御史及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竝令配遷伏伽上表諫曰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傳諸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群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綸綍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不惑陛下令月

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頼旣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無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始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遣下人若為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内人誰無罪故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論渠魁克等為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人云蹠狗吠堯吠非其主在東都城内及建德部下及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髪友朋猶尚有人

敗後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云被擁故也以此言之自外疎者竊謂無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以來何代無君所以只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為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為無信欲遣兆人若何信畏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踈如

臣愚見世充建徳下偽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竝放之則天下幸甚又上表請置諫官高祖皆納焉

孔頴達為給事中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頴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頴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匹庶帝王

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緼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
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其位居尊
極炫曜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
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
李大亮為凉州都督以惠政聞太宗謂侍臣曰大亮可
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見有佳鷹諷令獻朕大亮因
密表責朕云陛下久絶田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
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使罪其人朕覽表嘉歎不能自

已有臣若是朕復何憂於是賜之金壺以彰忠讜
戴胄為民部尚書太宗將修雒陽胄諫曰關中河外近
置軍團富室強丁竝從戎旅重以九城作使餘丁向盡
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
離俯爾戶口單若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
仗從役者責其餱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見恐
致怨嗟今丁役既盡賦調不入費用不止帑藏甚虛且
雒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晩若頓修營恐

傷勞擾上嘉之因謂其侍臣曰戴冑於我非骨肉之親
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
張元素為給事中太宗發卒修雒陽宮元素諫曰陛下
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
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豈疲人之所望也陛
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徹毀天下翕然同心
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臣每承德音
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

積何用兩都之好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又乾陽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深恐甚於煬帝者矣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上大悅謂房元齡曰本修雒陽意在便於百姓今元素上表實亦可依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修宜即停之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問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彫

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為然因曰夫人君不憂百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手而待也又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徧王骨肉鎮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始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

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内蘇息遇一不善人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嘗為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詠生為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兒子内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即習自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育愛子弟自兹已降取為准的封立諸王各有國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

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自餘僉和染教皆為善人此則前事已驗惟陛下詳察太宗深納之又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等為急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誰敢為非取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

咸求正士但事人歲久即分義情深非意闚闘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僚宜限以四方考而代也後為黄門侍郎太宗於寢殿側置一院令太子居之絶不令往東宫遂良上疏諫曰臣聞周兩問安三至必退漢儲侍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然則古之達者豈無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識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

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德新樹太子莫不欣然既云廢昏立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交深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愛滯或生愆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當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太宗從之又太宗伐遼將發遂

良上疏曰臣旁求史籍訖于近代為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為人臣慕容真僭號之子皆為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畜削平城壘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百王豈止俯同六子陛下昔剪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惟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尅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朝棄金湯之安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茲集

特乞天慈一垂省察
虞世南為祕書監雖容貌懦懦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
每論昔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貞觀
中隴右山摧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
世南對曰春秋時山摧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
山川故山摧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
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
元年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摧大水出令郡國無來

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一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為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寃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惟修德可以消變太宗以為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于虛危歴于氐百餘日乃滅太宗謂群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

南曰昔齊景公時彗星見公問晏嬰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為公誡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没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何損於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於始彗星雖見未足為憂太宗斂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

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鷙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據雒陽當此之時足為勍敵皆為我所擒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匪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又太宗狩于濟源之淩山帝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

克薦享世南諫曰陛下因聽覽之餘成順天以殺伐將欲摧班碎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効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轝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虞銜橛斯蓋重慎防微為社稷計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末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罼所殪已多頒食肆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溝澮之流袒

裼徒摶任之群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世

高季輔貞觀中為中書舍人上疏曰竊見密王元𤒹等皆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亦荅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詎合如此顛倒昭穆伏望一垂訓誡永循彞則

馬周為監察御史貞觀六年將幸九成宮周上疏曰伏見明勑以四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

高陛下所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脫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而往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勅書既出業已成就顧示速反之期以開衆惑十一月從幸雒陽又上疏曰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

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分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稱德日淺故當思隆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寛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用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

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役徭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堦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

殿惟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

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之不可不誡也

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疋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頻歲豐稔一疋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為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寔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惟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雒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雒口東都無穀帛則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

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窮而强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患狂狡因之一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

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禀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難駕馭者而諸王年竝幼小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預為

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孰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

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又言臨天下者以為人本欲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未必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賢則陛下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強者先入為中郎將其次

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材堪宰莅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暮遣人傳呼以警衆周遂奏請街置鼓每擊以警衆令罷傳呼時人便之太宗益加賞勞又城陽公主改適饒州刺史薛昱之子瓘将成婚太宗使卜人卜之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悴若晝日行合巹之禮則終吉太宗將從之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讌飲以

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夕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威內外有覲動息有時吉凶有宜先王之教不可黷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為也夫卜筮者所以定猶豫決嫌疑若瀆禮亂常先王所不用也太宗又從其言而止

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太宗謂侍臣曰當國家何等最急各為我言之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為急貞觀十一年文本從至雒陽宮會穀雒汎

謚文本上封事曰臣聞創撥亂之業者其功旣難守已
成之基者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
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旣承喪
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戸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
覆燾之恩著矣而創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産屢
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紀綿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
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壤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
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

漸有征役則隨而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散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係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既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

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

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

為國之常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

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

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

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况水雨之患陰

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

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知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

斧鉞是時魏王威修第宅文本以為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並嘉之侯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請輒配沒無罪人又私取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文本以為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上疏曰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為爪牙並蒙拔擢受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措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刑典以肅朝倫但高昌昏迷人神共棄在

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咸欲置之度外惟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畧君集等奉行聖算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君集等有道路之勞未足稱其勳力而陛下天德弗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霑浩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賞内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踰時而不經旬日並付大理雖乃君集等自挂網羅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内又疑陛下惟録其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

謬參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然臣聞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當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鈇鉞之誅故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惟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

而湯素貪盜所收康居財物事多不法為司隸所繫湯乃上疏曰與吏士共誅郅支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内侯賜黄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船濬上表曰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為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絹萬匹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内文帝亦不

問罪雖不進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叚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少貪求者衆是以黄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棄人之短良爲此也臣又聞之天地之道以覆載爲先帝王之德以含弘爲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宥廣利等況陛下天縱神武振寵圖以定六合豈獨正兹刑網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懐自當已有斟酌

臣今所以陳聞非敢私君集等庶以螢爝末光增輝日月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録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預馳驅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愆過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而皆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疏奏乃釋

劉洎為散騎常侍貞觀十七年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以弘聖德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

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膚閒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是故周儲上哲師望輿而加裕漢嗣深仁引園綺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於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孝友仁義皆自天資非受審諭因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官論道宜弘於四術伏惟陛下誕膺曆圖登庸歷試多才多

藝道著於正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紀萬方即序九國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愼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皇陛下自勵如此而今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屛機務即寓雕蟲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字於仙札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偕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令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備

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群官降以温顔訪以古今得失朝廷是非里閭好惡凡有巨細必闗聽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䝉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娱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賔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群生之福也古

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令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朝拜謁既踈且事欣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案無因以進言雖列百僚竟將何補伏願不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輝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温良恭儉聰明睿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淺識勤思效愚忠者顧滄溟益潤日月增華自此勅令

洎與岑文本褚遂良往東宮與太子遊處為賔客焉太宗既愽總群書勵精政術每與公卿言及古今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絶是知課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顔凝旒以聽其言虚襟以納其説猶恐群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縦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蔽何階應荅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

辨若訥莊生稱至道無閒此皆不欲煩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久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力行所致欲其久長非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畧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澹焉怡目固萬壽於南邱齊百姓於東户則天下幸甚

皇恩斯畢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一